



探访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

秋天的第一个村庄

处暑已过，白露将至，眼看，秋天就要完全接过渡天的接力棒。

喝完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，嘬嘬嘴，抬头望天，好一派秋高气爽，风轻云淡，那阳光温温软软的，挠得人心直痒痒：此时不出去玩，更待何时？于是拍拍手，欣然决定，周末找个村子转转吧！

正好，前不久，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公示了拟入选的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，本期，我们就带你走进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叶坪镇华屋村、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唐模村等11个拟入选村庄，先睹为快。

如果你看得欢喜，那这周末就选一个去“打卡”，让它成为你“秋天的第一个村庄”吧。

本版插画<王超



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叶坪镇华屋村

青松为证

文<朝颜

山连着山，逶迤在赣闽边界。从瑞金城往东南约15公里，便到了叶坪镇华屋村。

夏末秋初，一阵急雨刚刚停歇。从村头沿着游步道，可以一直走到华屋村的后山蛤蟆岭。雨后的山岭，绿意更加深浓，密密实实的林木拉开一个半圆弧，环抱着整座村庄。仔细观察，发现其中生长得最为茂盛，并以绝对优势占据后山高地的，是松树。

华屋的松树，是有故事的。1934年10月，红军长征出发前，17位华姓后生栽下了17棵松树。后来，他们全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。

我的目光越过纷乱的杂草和矮小的灌木，投注于树底下立着的一块方形石碑。石碑上，简要地记载着一个人的生平：“华崇煌，男，1908年出生，红一军团战士，1932年参加红军，1934年随部队长征，长征途中牺牲。”短短几十个字，如此坚硬而生冷，将之放进浩阔的时空里，却足以激荡出意味深长的留白。

长征，二万五千里，那条路多么漫长，于他而言又多么短暂。文字上方，一颗鲜红的五角星静静地凝望着人间。红，是华崇煌生命的底色，也是华屋的底色、瑞金的底色、中国的底色。

我对着那棵象征着华崇煌的松树深深鞠了一躬，转身，又与更多这样的松树迎面相逢。每一棵松树，都拥有自己的名字：华崇宜、华崇森、华钦恩、华钦仓、华质彬、华钦柏、华钦梁、华崇沂、华桃生、华德和、华树生、华钦材、华德思、华崇松、华钦遥、华崇球。这一棵棵松树、一块块石碑、一个个名字，如此集中地呈现出一座村庄和一段历史

不寻常的关系。

是的，华屋，是著名的红军烈士村。这17位被后人刻下名字的华姓后生，都有着相似的简短生平，都没有活着回到这座村庄。只有他们亲手种下的17棵松树，还挺立在密林中。有的根枝相连，像携手的兄弟；有的独自站立，像落单的孩子。但无论如何，它们都有着同一个生长方向，朝着天空，朝着阳光，永不止歇地引颈张望，就像他们当红军去革命时那一份热情似火的决心，就像1934年10月那一场义无反顾的出征。

风掀动阵阵松涛，仿佛低低的诉说。我围绕着那些苍劲刚直的松树和碑文，一遍一遍地仰望着，阅读着。这17个曾经鲜活的生命，开始是平民的儿子，后来是党的儿子、国的儿子。他们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，他们的音容笑貌只能在后人的讲述和无尽想象中复现。

为了纪念英勇的烈士，人们又在松林间建起一座红军烈士纪念馆。他们把这17棵松树称为信念树，把这片小树林称为烈士林。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，聆听故事，祭奠先烈。在讲解员深情的讲述中，总有人发出难以遏制的啜泣声。

信念树的故事远未结束。在烈士林的东北面，又开辟出了一片青年林，十几株幼树正沐浴着阳光，茁壮成长。华屋的后人，凡是参军入伍的，都会来种上一棵青松。像先辈那样种一棵具有象征意义的松树，已经成为华屋人的一份特殊传承。

可以想见，这些生机勃勃的小树苗，有朝一日也将长成一棵参天大树，华屋的山上，会越来越茂盛，越来越葱茏。它们不

仅守护着家园，更守护着代代相传的精神和信仰。

与之相对应的，是华屋人郁郁葱葱的新生活。

环村庄缓行，可见标志性的人口景观、宽阔的广场、气派的红军祠，村里还设有篮球场、农家书屋、农民戏台、医疗卫生室、老年颐养之家、妇女之家、留守儿童之家。我还记得，2015年12月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来到华屋，代表中国作协捐赠了3000册图书。那些书，现在就摆在农家书屋的书架上，滋养着村民的文化生活。

66栋白墙黑瓦飞檐的三层小楼，错落有致地排列在村庄里。全村家家户户都搬进了新居，自来水、卫生间、光纤宽带一应俱全，房前屋后栽花种树、干净井然。我想起晋代葛洪在《抱朴子·钧世》中所言：“大厦之壮观，华屋之弘丽也。”昔日与贫穷为伍的华屋子孙，如今真正实现了“华屋”在汉语中的释义。

新居一侧，是村民着意保留的7栋低矮土坯房，那是烈士们住过的房子，他们不舍得拆掉，将其修缮为可供游客参观的传统农耕文化展示场所。人们在这里寻觅烈士的足迹，也在居所的新旧比照中印证着自己拥有的幸福。

往远处张望，可见村前的田园上，建有大片蔬菜基地。村民用革命一样的干劲，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，种油茶、种毛竹、种果蔬，

成立专业合作社，建立电商基地。连接319国道的人村桥和村内循环路修起来了，沿山脊的5000米环山游步道也修通了。收获的竹木蔬果源源不断地运往村外，为村民增收插上了飞翔之翅。

华屋人还在缓坡地上养蜜蜂，他们生产的蜂蜜，以“17棵松”为名注册了商标。青松，是他们脱贫致富的力量源泉。他们知道，这甜蜜的日子，离不开栽松人和更多革命者当年的流血牺牲。

一边是种养，一边是旅游。2020年，华屋村民的人均纯收入已达1.5万元，在小康之路上阔步前行着。他们在红军祠的主墙上，镌刻下“永远热爱党、永远跟党走”10个大字，表达其对新时代最真挚的情意。

苍穹之下，青松为证。清澈的河流绕村而过，天南海北的游客纷至沓来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如果17位烈士有灵，看见青山绿树掩映下乡亲们红红火火的新生活，也该欣慰吧。

秋茶飘香

文杨莹

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

上，常年云雾缭绕，被称为“太姥山下的一颗绿色明珠”。

大约20多分钟车程后，穿过九鲤大桥，便从磻溪镇到了赤溪村。这里的山峦苍翠郁郁，涧水绿如碧玉，民居高高挑起马头墙，山脚下的稻田，一方一方的。美丽的九鲤溪从稻田旁依村流过，为群山怀抱中的赤溪村增添了一份灵动。九鲤溪是旅游胜地，可能是游客少的缘故，碧绿开阔的溪面上，几条竹筏停在水边，颇有些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意味。

竹筏在赤溪村，沿用已有千年。最早时，竹筏是村民的主要交通工具，许多货物经九鲤溪运到霞浦牙城等地。村里公路开通后，竹筏逐步演变成了旅游工具。赤溪村山清水秀，村民饮用的即是山上的清泉水，清泉水流从九鲤溪、天洲溪等溪流引进沟渠，流过宽广的稻田，流过家家户户门前，许多村民洗衣洗菜就在家门前的水沟中，十分方便。

走在赤溪村开阔整齐的街道上，感觉更像是走在一个集镇上。如果不是村口竖着一块“全国扶贫第一村”的石碑，很难想

象，20世纪80年代，只能依靠单纯农业收入的赤溪村的贫穷。听陈姐说，如今的赤溪村还是以农业为主，但在茶叶、毛竹两大产业的基础上，依托九鲤溪、天洲溪的优良水质，发展淡水养殖，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达3000元。

陈姐在赤溪村的半山腰有一个大茶园，我们去的时候，正赶上工人采秋茶。许多茶树都是生长了几十年的，漫山遍野，层层叠叠，绿意盎然。陈姐的爱人也是土生土长的赤溪人，他在茶园负责采茶、制茶，手指甲缝里都是绿的，大概是被白茶鲜叶给染的。

陈姐递个茶篓给我道：“你跟着我采茶吧。”此时的茶山鸟声弥漫，一枚枚嫩芽在我手中此起彼伏，我在茶垄里走了两个来回，不一会儿就采了大半篓。但陈姐说我采的茶叶太短，毕竟不是采嫩芽银针，这个时候采寿眉，要三四片芽叶一起采。寿眉能从5月一直采到白露时节。

下山途中，陈姐指着对面的茶园告诉我，哪些白茶树是有机的，哪些是荒野的。为避免茶园水土流失，许多茶园里都

会种一些果树，虽然降低了茶叶产量，但能保证茶叶的品质。

可能是树种的原因，福鼎白茶不像云南的普洱，哪怕是成百上千年的岁数，还是那样矮瘦。山路上，不时有巨大的绿色茶籽油果悬挂下来，像没有成熟的石榴，一串一串的。我以为是茶果，陈姐笑道，茶果哪有这么大，茶树很低调的，开花结果都挺含蓄。她接着说，磻溪有山有水，所以出好茶。山地气候温和、雨量充沛、湿度大，昼夜温差也大，非常有利于白茶生长和养分积累。这里的白茶每3个月一个变化，一天一天香气不同，福鼎白茶的知名度也在年年攀升。

接下来，陈姐带我参观制茶车间。许多白茶鲜叶正在秋风中萎凋，这些吸天地之灵气、汲日月之精华的草木，对于不懂它的人来说，不过是一些寂寂于山野的嫩叶。只有等你懂它时，它才是铅华落尽的好茶。好茶往往生长于群山峻岭、悬崖峭壁之间，寻茶是缘，喝茶便是惜缘。人在草木间，生活中有茶，就有了慢下来的理由，寻茶之旅又何尝不是人生之旅呢？

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唐模村

古村徽韵

文<王唯唯

每个平面均为八角，又名“八角亭”。微风吹过，悬挂在亭角的铁马风铃叮当作响。站在东面进村的路上，可以看见“沙堤”二字，出村时在亭子西面，可以看见“云路”二字，蕴涵深意。朋友介绍，古时候唐模有许多人在外经商为官，衣锦还乡之时，村人在亭前路上铺上一层黄沙，以示欢迎，名“沙堤”。离开村庄时，踏着脚下的石板小道，抬头望亭，便见“云路”二字，寄托平步青云、步步高升的美好愿望。

离“沙堤亭”不远处，是一座四柱冲天的高大牌坊，横跨通往村中的小道，石坊上“同胞翰林”四个大字格外醒目。徽州地区流传有这样一种说法：“天下牌坊数徽州，徽州牌坊一座半。”“一座”牌坊指的是歙县的许国牌坊，另外的“半座”就是这“同胞翰林坊”。此牌坊建于清康熙年间，是康熙皇帝为表彰唐模许氏家族的许承宣、许承家兄弟而恩准建造的。整座牌坊布满了

精美的石雕。石柱之间刻有梅花，取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之意，以示兄弟二人十年寒窗苦读考中进士的艰辛。

“水口”是风水学中的一个要素。水口分两种：一为水流入之处，一为水流出之处，前者要开敞，后者当封闭。徽州人之所以热衷于在村口建造水口，主要是受风水理论的影响，他们认为水是财富的象征，为了防止其外流，就应该修建水口，将水留住，用之不竭。水口多选自山脉转折、流水环绕的地方，此外在水口还会辅助建造些富于人文气息的建筑，以庙、亭、堤、桥为主，据说可以加深水口的锁匙气势。

唐模水口以桥、堰为关锁，以亭、庙、坊为镇物，以古树、花草为背景，这是古徽州人在风水理论指导下经过千百年精心营造而成，反映了徽商兴旺时期的环境意识及其物质精神追求。整个水口建筑构思独特，自然景观优美，并与徽派园林、江南水

街共同构成了人性化的人居条件，体现了天人合一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理念。

“水街”是唐模水口文化的一大特色。清澈的溪流穿村而过，小溪两岸并立着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，有民居、祠堂、店铺等，形成了夹溪对望的水街。褪色的春联、生锈的门环、木板的店门、或高或低的屋檐、青黛的小瓦，显得幽静而又深沉。溪流上的高阳桥颇有名气，这是古徽州独具特色的廊桥，建于明代，石质双孔，桥面上建有五开间殿堂。

初次走进唐模古村，竟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但一时又搜索不出这种感觉的清晰由来，直到看见晚清诗人许承尧所撰的楹联：

喜桃露春浓，荷云夏净，桂风秋爽，梅雪冬妍，地僻历俱忘，四序且凭花事告；看紫霞西岸，飞布东横，天马南驰，灵金北倚，山深人不觉，全村同在画中居。

细细回味、慢慢琢磨，终于豁然开朗，原来那种对唐模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源自儒商合一、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，源自脑海中时常回放的一个个古村落，那是我珍藏心底、深切向往的精神家园。

